



# 半梦半醒之间

## ——回忆空八岁月

■ 热能系 空 8 | 陈锋 赵晓宇 徐珍喜 张启中

空八班有女生 15 名，男生 15 名，在清华工科班的历史上，这个比例是前无古人的，毕业 20 年后的今天也尚无来者。空八是一个安静的班级，从这个让所有 8 字班都羡慕嫉妒恨的比例配置上就注定这是一个不会躁动的集体。五年的时光温柔地注入这些安静的心灵，知识、领悟和情感也这样静静地浸润我们的人生。

### 感恩篇

30 名安静的学生，由一名安静的班主任陈兆祥老师来打理。

1988 年，陈老师是刚从美国回来的副教授。他对班级的支持，主要有两个关键点：人和财。当年我们一个月伙食费粮票加粮票是 40 元，女生粮票用不完会拿去换各种小玩意，男生粮票勉强够用，所以班费就相当不宽裕。怎么办呢？陈老师时不时告诉我们：“下周实验室有些仪器需要整理，你们来勤工俭学吧。”于是头两年的班级活动经费就有了一个小小的着落。还有不少同学因此在大学二年级就进入实验室，跟随老师们走上了产学研结合的道路。

大学的五年时光，多位老师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还有一些值得永远记住和感谢的人，比如一号楼的楼长。他会推拿按摩，同

学们有个跌打损伤、大事小情他会热情帮忙，还被学生们民选推举为人大代表。

### 活动篇

我们班级是安静的，但在各项活动中却都是积极的。

由于特殊的男女比例，90 年最后一届热汽系运动会上我们获得了团体总分第一名，因为我们班几乎包揽了女子项目的全部金牌。90 年北京第一次举办亚运会，开幕式上的团体操表演，清华共有 80 名女生参加，我们班就占了 8 名。

学校每年组织的大球比赛虽然是男生的活动，但我们的女生拉拉队却是格外醒目。毕业十几年后，当时比赛对手的师兄还说，空八的拉拉队太厉害了。

课外活动更是组织得丰富多彩。北京市内和郊区的大小公园和景点都留下了我们的身影。骑自行车远行的汗水被途中的拖拉机大战擦干了，行李拖拽造成的胳膊红肿被热腾腾的夜宵抚平了，旅途中与老乡讨价还价的争吵被青山绿水中的开怀大笑掩盖了……年轻真好！

### 人物篇

班级是以宿舍为单位组成的，我们有一号楼 176、177、178 三个男生宿舍和新斋 729、734 和 860

三个女生宿舍。

### 176 宿舍

朱健柱，广东考生，人称“老朱”，又叫“二师兄”，盖音同也。老朱是唯一带着家用电器“双喇叭收录机”来上学的，平常我们免费享用它播放港台歌曲，大家粤语也有了很大长进。老朱酷爱足球，曾独自管理楼层电视室，通宵看足球直播；球场上更是技压群雄，他速度奇快，勇往直前，很有广东国脚古广明的风采。老朱学成后回报乡梓，为开平市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。

周浩，云南考生，人称“老耗子”，又叫“小钟摆”，因其每日作息如钟摆一般精准，每天下午 4:30 锻炼，6:30 上自习，风雨无阻。他不但自我约束能力强，还义务在宿舍“叫早”，每天早晨的口头禅为“起来尿尿了”。老耗子好吃也善厨，食堂的白菜、五道口的鸡头、“大学生之家”的榨菜、鸡蛋和方便面都会被化腐朽为神奇，变成大伙争抢的美食。老耗子现居加拿大又称“大家拿”，估计一辈子也不要为吃犯愁了。

陈剑波，浙江考生，绰号“老巫”，又叫“大师兄”或“猴哥”，盖其精明强干又古怪精灵也。舟山盛产海鲜，我们也托福跟着吃了不少鱼片等美味。但老巫有些特别的喜好，比如臭豆腐，整个宿舍被恶



熏了一星期。自古江浙出才子，用来形容阿巫太合适了，他爱学习好运动，且都有一股“拼命三郎”的不服输精神，他打乒乓非常有杀伤力，踢足球非常投入，冲击力超强。老巫做了空八最后一任班长，他敢于创新喜欢挑战，也只有股票市场这潭水能收了他。

张启中，江苏考生，出生于苏北农村，黝黑的脸庞，相貌老成，于是同学们叫他“老张”。老张其实也有一颗驿动的心，做过文学梦，参加过辩论队；后来又在老班长海青“为人民服务”的感召下，做过本班第二任班长，与“甲克”搭档乐在其中。老张睡觉鼾声如雷，同屋兄弟在他摧残下个个练就了百毒不侵的神功；老张好玩，有趣的活动都喜欢；也好吃，酷爱各种美食，当年与另两个吃货老乡号称“清华三把叉”，吃遍京城各高校。如今老张立足远洋，四海为家，遍寻各地美食。

马新辉，北京考生，此人天资聪颖，足智多谋，情商特高，再加上人高马大，是176的领头马，大家尊称“老马”。老马做过学生会的部长，当过科协的头头，还竞选过系学生会主席。曾带领本宿舍的老张、耗子和燃八的曹勇等骑自行车游览白洋淀和天津蓟县，行程数百里；也曾和老李等南下广东、上海阅历社会，游遍大江南北。老马的口头禅“My God”，他“卖糕”比较早，所以英语特别棒，记得我们啃四级单词的时候，他已经钻研GRE了，毕业以后顺理成章地进了外企，后来又去美国深造，潜进了世界500强的大公司。

### 177 宿舍

赵伟，清华附中考上来的，是

一个铁血柔情的猛汉。他是清华校足球队的主力后卫，也是当时热汽系的主力后卫。大二那年学校举行系级足球联赛，没有任何厂商赞助，只有各系各班的足球爱好者（或者足球运动员爱好者）们在场边敲着饭盆呐喊助威。西大草坪那时也很初级，就是黄土上长些黄草，球赛开动起来，那真是铁血黄沙。结果倒不重要，过程很重要，就是黄沙里的孩子们撒开膀子跑，黄沙边上孩子们扯开嗓子嚷嚷。赵伟铁血之外还有柔情，因为他也是“威肯”乐队的核心成员，挎一把吉他，周末晚间在各个食堂走穴，给无数师兄师姐师妹拉近距离创造机会。到了20年后的今天，铁卫在美国这足球的荒漠上仍然保持着踢球的爱好和良好习惯，所以虽然腰围见长，可身段比例依然迷人。而那份柔情，随着岁月的增长越加深久绵长，只要看看他们全家福的照片你就能立刻感受到。

李永振，河南考来的，老党员，是我们的支书。在我们入学时他已经是学生党员，现在他得有27年党龄了。老党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，就是会吃苦，不会谈条件。所以班级里、宿舍里有很多杂事，当其他童鞋都忙的时候，老党员没二话，挑起来，干完也不跟我们提回头的条件。空八班被评为优秀团支部N次，基本上就是以老支书为代表的各位老党员的功劳。过了20年，老支书在不小心游入商业托拉斯之前，也是单位里的党支部书记，不过可不是干杂务的党支部，是干业务很牛的党支部，虽然岁月流逝，但仍然不怎么会谈条件，所以一怒之下不谈了，下海了。

张海，当时昵称“甲克”，现在昵称“海哥”，江苏考上来的。为什么叫“甲克”，是因为我们班虽然只有一个校队的主力后卫，但其余剩下的14个男生也喜欢踢两脚球，水平属于业余队，可我们仍然秉承了清华“行胜于言”的校训，“甲克”在踢球时尤其“行”胜于言，闷声闷头就带着球冲将过来，身前一溜黄烟（得益于当时我们的草皮条件）。于是在前方的童鞋们惨叫：小心甲克，开过来啦……20年过去，甲克一直在广州碾压，不过不是碾压别人，而是用甲克的铁甲内心的柔情替兄弟们扛，替单位领导扛，铁甲越来越坚固，内心越来越炽热，所以当地童鞋兄弟们都尊称他一声“海哥”。

任照峰，从山西考上来。老任其实不老，但长得老实，人也真老实，所以不好意思给老实人起太俏皮的绰号，就简称“老任”一直到毕业。老任是特认真的人，上课认真听，作业认真做，不睡懒觉，还从来不作弊（嗯嗯，我郑重声明我们都不作弊，省去“从来”两字）。伟人说过，“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”，老任不但不怕认真，还就喜欢认真二字，所以从毕业分配到济南设计院这20年，一直认认真真做设计。结果单位里的活，最不怕的就是让老任来挑头干，而老任这个老实人，最不怕的就是单位把活甩给他。

陈锋，从广西考上来，俗称“老疯子”。疯子其实不疯，就是比较神经兮兮，大学期间喜欢新鲜玩意儿，喜欢经常往女生楼跑（不是新斋哦），喜欢去实验室玩电脑玩游戏，喜欢点着蜡烛在宿舍里跟童鞋们打扑克，喜欢喝啤酒吃涮羊肉，喜欢



跟大潮流去学计算机，就是不怎么喜欢学习本专业的课程。93年童鞋们临分手前几天，“老疯子”先跟老乡们喝完分手酒，又赶回十食堂参加班级的分手酒会，豪气干云。20年过去，“老疯子”还是喜欢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，这个习惯还没改好，所以仍然是一个疯子。

### 178宿舍

按照现在的说法，178宿舍是一个草根青年的聚集地，不同于别的宿舍，178好像一直连床的位置和上下铺都没有换过，一群守旧而懒惰的人。五年下来没有出一个领导干部，只有王威，曾经在热汽系学生会任职体育部长。

赵晓波，俗称“老大”，又称“老皮”，北京的，比我们大一岁，总倚老卖老。他有皇城老大的本色，有北京人的视野，考虑事情、遇事都远比我们成熟，非常关心人。毕竟大我们一岁，因此也比我们醒得早，在我们上课苦学的时候，他开始做家教，看的书也是“村上春树”之类。他很理智，像个小大人。我们从他那儿学会了抽烟、喝酒，他领我们第一次去爬了香山，也带周浩、章杰、阿喜等几个去怀柔老家，景美人好。

徐珍喜，俗称“阿喜”，湖北来的，纯正的农村娃。进了北京，进了清华，好像刘姥姥到了大观园，幸得一班同学帮助，能够完成学业，也结识了生命中很多重要的人。蠢事不少，记忆最深的事情是喝酒。一次是在大一，不识酒味，在176当场直播；第二次在大四或者大五，178宿舍全体在“大学生之家”聚餐，喝得五荤八素，竟然骑车回宿舍，在主干道路上人车翻倒，脸部挂彩。

现在忆来别有一番滋味。

徐斌斌，绰号“阿斌”，排位老三，四川人。空八的武林人士，时常在宿舍练武，曾经在班级的联欢晚会上表演，大受欢迎。一副黑色眼镜配中分发型，拿到现在，简直酷毙了。阿斌对研究特别投入，大五时候曾经到北三环边上的中国计量院跟一个老师做研究，一直骑着破车风里来雨里去，到宿舍一脱手套，一股寒气袭来。

王威，东北人，行四，号“大鱼”，记不起来为什么叫这个绰号，好像是一次卧谈会上给取的。一米八的大个，曾是空八的班草，引无数同学竞折腰。空八那么好的女生资源，可叹大鱼居然没有把握住。当过好多年的生活委员，每次发饭票，都是大家的欢乐时刻。学习、脾气永远是那么好，很少生气，倒是当系里体育部长的时候见过一回，想想惹他生气的那个人该多不地道。

方雷，老末，浙江绍兴人，是我们宿舍学习最好的，却被取了个外号叫“木头”，具体原因不详。对英语情有独钟，大学入学英语分级，他分到了最高级“三级”。我们最头疼的英语被他学出了乐趣，每天听美国的英语频道。中午上厕所必带着一本书，在那里呆着就比我们多学半个小时，学习能不好吗？他曾经与176的老乡阿巫组队打拖拉机，好像打遍空八无敌手，唯一能够竞争的是两江苏老乡甲克和老张。关键是他们打配合，老说家乡话，也只有两浙江对两江苏，不分上下。

### 学习篇

在清华园的五年，人生最美好

的青春岁月在这里度过，美好的同时也有一些遗憾。18岁到清华，这之前的岁月都是在繁重的学习中度过的，猛一进来，甚至都不知道大学该如何上，事实上也有些随波逐流。清华工科的学习很累人，每个学期都有5门课程要考试，考察课稍微轻松点，可以开卷，但也要计算、分析，不是翻开书狂写一通能够过的。

在我们这个不算是纯数学专业或者强调数学训练的工科专业中，前前后后大约学习了十几门数学类的课程。好在年轻，加上周围良好的氛围，大家都是你追我赶，都在学习，每次考试都能顺利通过。

现在想起来有些遗憾，当时太过于追求分数了。其实大学很多课程稍微用心点，能够拿到80分，但如果要达到90分以上或更高，需要花费的精力就会成倍增加。其实大学生活应该更丰富一点，课外书籍、文化修养、学生团体、学校内外讲座、郊游等等都是其中一部分。如果能把80分到90分之间所需要的精力花在这些地方，或许我们对人生、对工作等很多问题会有更好的理解。

转眼20年已过，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时间还剩下3/5，不免感叹人生如梦。正如《半梦半醒》的歌词所写，就在半梦半醒之间，我们穿越时空去与20年前的我们相见，原来学校留给我们的时光从未丢失，而是珍藏记忆深处，轻轻地不可磨灭地刻在我们的心上。

似梦似真，转眼改变，梦虽不相连，但这份情谊，永远相连。📖